

涇川金石記
南漢金石志



2521

涇川金石記

趙紹祖輯

中華書局

涇川金石記

此據涇川叢書本
排印初編各叢書
僅有此本

涇川金石記

琴士趙紹祖輯

男國楨校

縣金石本寥寥。而金較之石。尤爲難得。然著錄家僅收趙吳興所書蘇公政績記。不知吾涇自漢唐迄於宋元。金石之存者。尙數十種也。今分存佚未見爲三項。彙而輯之。於金僅得三種。石則自南唐以上。並詳其存佚。記其梗概。宋元惟記其見存者。明則并其存者略焉。

漢銅量。唐銅鐘。

佚

舊府志云。宋涇樵人。於古井中得銅量。識者謂漢時所鑄。納之府庫。夜有光如火。移置宣城。元妙觀。光乃息。又有銅鐘。沂流而上。道流得之。鐘上有銘。乃唐天寶。溧水香林觀物也。其音特異。後雷擊壞。

田半文爨。

存。今在縣人歲貢生吳鳴球家。

爨高三寸四分。口徑四寸三分。重二觔十二兩。容一升有半。腹有三文。曰田半文。或卽鑄爨者之姓名也。腹下銘四行。凡二十字。其十六全用鄒子鐘銘。而首四字不可復辨。但知其爲重文耳。銘用陽識。固非三代之器。而結秀瑩澈。殆千年以上之物。按考古圖。有小子師簋。其小子二字。連而爲半。其文正與此同。呂大臨曰。小子師或官名。今以此爨証之。則田小子文殊不成語。竊疑呂說之未必然也。

字書有謂半卽子字

者亦恐未是

吳赤烏二年刻字未見

錢志云湖山石壁高三百六十餘丈上刻赤烏二年水至此七字至今存按宋五行志赤烏十三年八月丹陽句容及故鄣寧國諸山崩鴻水溢未嘗言二年大水若水至山腰是平地高一百數十餘丈非常災異豈容不紀錢志修于乾隆二十年去今五十餘年耳志云至今存余嘗訪此石于山下居人及日往樵採者率云未見疑相傳之誤也

赤烏三年碑殘字未見

錢志云安吳城在大藍山東晉書太康二年置水經註太康元年分宛陵置宋書吳置乾隆三年其故址掘得古碑字多磨滅而赤烏三年字猶可辨當是吳置按安吳之非晉置不待言卽赤烏爲吳大帝建元而程普傳已有平定宣城安吳等語則當是漢末所置或桓王渡江時之所置耳余嘗過大藍山下訪居人以此碑所在不可得

晉小楷遺教經

存永和十二年今在平園民家

相傳得之水中嘗取而視之似彙帖中所刻者不知何本也

始余著此記時有以搨本來者缺其首尾故以爲不全石今嘉慶新志因余言而誤也志成後左春谷過平園

遂揚以來。後有永和十二年六月廿一日王羲之書字。又後附書法三昧一段。亦有永和四年十月十三日王羲之書字。因詳誌之。

唐孔穎達猷州城記佚

唐書地理志。武德三年。以涇縣置南徐州。尋更名猷州。八年州廢。以涇屬宜。余按高祖本紀。難當以武德六年始降。則三年唐何得以涇置州。二者必有一悞。不可以意爲說也。錢志據孔穎達猷州城記。謂涇舊屬杜伏威。意伏威以武德二年降時。唐卽置州。至六年伏威入朝。難當始束身歸命。蓋欲牽合本紀及地理志二說也。今按孔碑之文。實作僞者所爲。不可爲據。唐初文沿六朝遺習。組織駢儷。矜博使事。而此文語多徵實。氣亦疎落。不是當時體裁。一也。入手似襲韓文公平淮西碑套子。二也。記作于武德三年。冲遠以隋末避地虎牢。太宗平洛始得之。在武德四年。無緣三年來爲難當作建城記。三也。其文有曰。鄭夏魏宋西秦大梁。東征西伐。我武維揚。鄭夏平在四年。梁平在五年。宋卽輔公祏。僭號在六年。平在七年。明年州卽廢矣。何得於三年中預爲此語。四也。意此爲一小有才而不曉事者之所僞爲。但相傳既久。據舊錄之可耳。不可引以牽合正史。致滋後人之惑也。

白龜城塼未見

錢志據舊志謂隋末難當築白龜城。則當築在猷州城。先明張堯文左王廟碑亦云。據志則在破公祏後。錢志又謂乾隆十年。石工唐某掘地得古城塼十數。上有李總管建四字者。則是李大亮破公祏後。

所建。非難當之所建也。第不知猷州城。築未數年。何緣復又築此。似皆不足爲信。抑又聞之。錢志修成。在乾隆二十年。土人尙有以二塋來者。皆尺有咫。今不知所在。則是實有此塋。惜當時無好古之士。實而藏之。以流傳于後世。致使後之人前望遙遙。疑而不能定也。

開元磨崖詩碑。佚。

舊志載宋志蔣之奇磨崖詩序。略云。予遊涇川。過琴溪。浮舟釣臺。道旁見石崖蒼蒼。上摩穹昊。意其下必有瓊觀焉。既還自水西。涇令陳中裕餞余巖礪寺。尉劉公曼云。向所觀石崖古刻尙在。唐元宗開元甲子。河間邢巨。沛國武平一。嘗游是溪。題絕句其下。又刻一長篇。尤雅淡有清思。姓氏湮沒。其序云。二十二年冬。予自杜史謫掾宣城。明年九月。連率班公。下讀其詩。有云。忽覩邢武辭。聆其金石備。以詩序

考之。蓋是人也。後邢武一紀而來。疑其卽杜偉也。余按杜偉以開元間謫任宣州司戶。而蔣穎叔又先得杜偉所作周公亭記。故云云。今全唐詩中。但錄二語於殘句中。其人卽杜偉。而不載其全篇。

杜偉周公亭記。未見。

錢志云。蔣之奇琴溪釣臺詩序。略曰。釣臺旁山臨溪上。有古碑。皆漫滅殘剝。僅有數字可辨。其上篆四字云。周公亭頌。其餘字皆八分云。前殿中侍御史宣城郡司戶京兆杜偉纂其詞。略云。蓋琴高乘鯉得仙之所也。又有周公因結宇焉。數字。其年月亦漫滅不可辨。予疑周公亭頌者。是周公當作亭於此釣

臺之上而杜偉作是頌也。偉稱前殿中侍御史者必以謫來也。據此記則碑卽在釣臺。今碑在隔溪水旁。惟篆額周公亭頌四字尙存。餘並漫滅。按錢志謂碑篆額尙存隔溪水旁。余訪之無所見。問之居人亦無知者。

天寶磨崖碑。未見。

錢志云。縣西八十里。石鑪洪頭山上有巨石兀立如堵。可辨者七十餘字。末云天寶十四載歲次癸巳四月壬申朔二十八日己亥午時刻石。鄭志亦載之。十四載作十載。二十八日作二十四日。按癸巳是天寶十二載。錢鄭二志恐皆悞。既云壬申朔則己亥是二十八日。鄭志必悞。乾隆壬辰前署涇縣儀徵江于九先生諱恂嘗登是山尋此碑不可得。

李白汪倫題名。

在天寶十五載在大藍山放歌謠時。

余嘗使人揚以來語既鄙俚書尤惡劣僞刻也。

東峯亭賦詩刻石。

佚。

舊志云。唐御史中丞袁慘命判官殿中侍御史陸渭以前軍討石埭寇方清。已以後軍次涇上。捷書至乃與從官登東峯亭賦詩刻石。又與座上各賦一物。後七十餘年裴丹至水西於荊棘中得斷碑中有袁慘二字。因名袁石。按錢志載蔣穎叔跋此碑云。右涇令陳惇夫中裕以涇邑之古石刻見寄。其袁慘

二字。蓋唐大歷元年袁倬之所書。而南唐保大五年徐延祚之所獲也。是時知縣駕部郎中吳光輔爲之詩。其法略云。永泰中。倬自御史中丞爲招討副元帥。駐旆于東峯亭。會石埭報捷。與羣公賦詩記之。又與座上各賦一物。

此下有
闕文。

峯亭賦詩。破賊在大歷元年五月。而裴丹序言七月非也。吳光輔詩注云。

永泰初。倬爲招討。亦與太真詩序不合。蓋裴丹吳光輔皆不見紀勝詩。但以傳聞言之。故皆疎略。而今也。余獨得之以考正焉。惜其泯歿。因爲鐫石以久其傳焉。熙寧二年。己酉歲。秋八月朔。晉陵蔣之奇述跋雖有缺。詳覽其意。是顯叔嘗重刻此碑。今不可得見矣。今按縣誌中所載諸詩。皆刻全唐詩中。其未載者。惟蘇寓一篇。而劉太真序。則全唐詩與舊志皆不載。無以証其同異。爲識于此。以俟後之知者。

施處士照墓誌銘。

存。元和四年。今在
縣人巡檢趙杞家。

從弟杞。舊同居。近買得屋。徙而居焉。嘉慶四年五月。余居憂杜門。有來告者曰。杞治園得古碑。余未之信。少頃杞來。問之果然。蓋工人掘土築牆。見石而取之。兩石相麗。碎其上石。而碑見。又有甃瓶銅鏡等項。皆爲工所破。惟瓦孟一頗完。稍後見古壙。遂掩之不復掘。銘石如粉。糜出土時。爲無知者以手按視。遂多模糊。然猶可讀。書碑及刻字者之名闕焉。涇於唐爲僻邑。其初有左難當。以武顯。後則汪遵。許棠兩進士。載于傳記。萬巨汪倫。以李白詩見。萬晏以孝。梅氏五娘以烈節。而區區一處士。忽得傳其名。千數百年之後。可不謂幸與于此歟。誌墓之功之不可忽也。涇俗溺于風水。多竭財以卜地。而葬禮則略。

而不講。雖縉紳士大夫之家。鮮有能誌其墓者。豈知世遠年湮。猝有不可知之事。既以傳其姓名。而又藉以博仁人君子之用心。而不忍廢其舊宅者。有如此也哉。銘曰。瘞此南坡。知湮之城。在唐城外之南也。又曰。日月其逝。恐易山河。雖銘辭套語。然慮之遠矣。

裴丹東峯亭詩并序石碣佚

按錢志載蔣穎叔跋此碑云。裴丹東峯亭詩十六句。其碑亡之久矣。初中裕得斷碑以示余。有其詩并序。才十六韻。而闕其十韻。今年至水西及還。中裕以其碑見寄云。白雲院僧處璿掘土獲之。十六韻皆全。而缺二十餘字。其前六韻并序所缺字。則以斷編正之。獨後十韻中缺一字不可考。既而公曼復于民間訪得一本爲示。又補後所闕一字。遂爲完篇矣。序雖不甚佳。而詩頗近雅。重刻之。所以存故事也。熙寧二年十一月十六日。尙書主客員外郎前殿中侍御史裏行蔣之奇穎叔題。今按此詩不見全唐集中。而穎叔跋既言掘得之。又云重刻之。是一時竟有兩本。而今皆不可見矣。又跋首云十六句。下云十六韻。句字常悞。而順治志鄭志不載此跋。姑存之以俟知者。

韋煥湖山神廟記佚

按神爲晉桓簡公爨。爨盡節于涇池。故涇人祠之。大中三年。邑令裴鐸新其廟。而煥爲此記也。煥尉於涇。其文末云。庶幾涇之人。日有來者。嘆曰。某年有韋尉。雖無他及我。憐其爲我記茲事以思之。

南唐徐鉉文宣王新廟記佚

徐知證鎮宣城。保大四年。其推官吳光輔兼理涇縣事。乃復建學宮。而徐鉉爲之記。徐鉉爲之書。惜碑佚不可見也。其文有云。明年秋。君奉計如京師。因得其實。蓋碑立于五年也。

薛文美涇縣小廳記。佚。

按記云。余自出周行。來治斯邑。是文美曾知涇縣事也。又云。試請少府邢公楷。是南唐時涇尉有邢楷也。錢鄭二志。於縣治則書文美攝邑事。於職官表則未之列名。至邢楷。鄭志不載。錢志則列之。宋尉無年可考。中何耶。記又云。庚戌中秋。始創高亭。命曰齊雲亭。庚戌是保大八年。其文曰。始則文美之來涇在先矣。至十一年而又建小廳。蓋治涇如此其久也。

水西寺碑。佚。

按王象之輿地紀勝云。水西寺碑。爲唐宣宗立。其序次在薛文美小廳。徐鉉文宣王廟間。則碑南唐立也。惜不載作者書者之名。無以考其始末爾。宣宗避地于水西。其詩有報道風光在水西之句。然考古者多疑其不實。今南唐時已有此碑。則其相沿久矣。涇志舊不載此碑。洪北江太史攷輿地紀勝來涇遂爲補之。

宋蔣之奇摩崖詩刻并序。存。熙寧二年。在琴高山。

其文云。熙寧二年八月。晉陵蔣之奇過此題絕句云。時與宣城萬機。吳興劉誼。同自水西入巖儲。至此

觀杜偉

闕二字

之刻與武平一邢巨之詩而去。按此刻現存琴高山。今舊志所載詩序與此不同。豈刻于

崖者。特簡其辭與。刻後又有小字一行云。何子溫遊此。熙寧八年三月十七日。刻字楊應之。

郭祥正摩崖詩刻并序。

存熙寧三年。在琴高山。

其文云。余自宣城來遊涇邑。遂同權令晁端本。本之。尉劉誼。公曼。進士梅及中。晁端佐。管道。王偉至此。各賦詩而去。大宋熙寧三年九月三日書。當塗郭祥正題。

晁端本摩崖題名。

存熙寧三年。在琴高山。

其文云。蕪湖簿權涇邑事。晁端本。涇尉劉誼。進士王。晁端佐。熙寧庚戌九月初七日。同遊賦詩。按端本前與郭祥正同遊賦詩。未數日。而又與其僚佐賓客重遊賦詩。題名崖上。亦好事者也。今惟郭祥正一詩載于邑志。其端本等前後兩遊諸詩皆不見。不知崖上尙有刻否。當更訪之。

劉誼摩崖刻。

存殘闕。無年。月在琴高山。

按碑有云。元豐四年。余以江西常平上書得罪。六年。三茅山。明年復官遊黃山。過琴高巖。又有云。同旌德令馬諫。涇。建德尉王彥。又有云。時涇令丁維考試。則此爲元豐七年刻也。涇舊志載尉劉誼。以論新法謫。隱居三茅山。則此爲誼復官後重過涇而書其事無疑也。惜後多殘闕。不可讀。此刻以後爲

前。

趙經臣等摩崖刻。存。無年月。在琴高山。

其文云。趙經臣、郭庭俊、李晏、闕卯上巳日。遊巖備從。琴溪尋勝至此。因以小酌。晚宿白塔。翌早還邑。後有小字一行云。凌天鈞同。下按涇舊志職官表。宋有郭庭俊。選舉表。宋有進士凌天鈞。惟庭字作廷。爲

異。則此亦是宋刻也。此刻以後爲前。

李俊造塔第二層記。存。大觀二年。在水西崇寧塔上。

吳宗式造塔一面記。存。大觀二年。在水西崇寧塔上。

王詢王昂造塔記。存。殘闕。大觀二年。在水西崇寧塔上。

朱日初造塔第三層記。存。大觀三年。在水西崇寧塔上。

張徽造塔一面記。存。大觀三年。在水西崇寧塔上。

文宗義造塔一面記。

存大觀四年。在水西崇寧塔上。

殷智臯造塔一面記。

存無年月。在水西崇寧塔上。

郭庭俊造塔一面記。

存政和二年。在水西崇寧塔上。

其文云。將仕郎涇縣尉管勾學事郭庭俊。施錢貳佰仟。修建舍利寶塔一面。追薦亡妻張氏七十八娘子者。竊聞我佛釋迦如來。大慈大悲。嘗發願力。度救羣迷。沉淪苦海。或爲一善。或作一惡。咸獲果報。此理昭然。庭俊特施淨財。助緣寶塔。所發誠心。修薦亡靈。仗集勝因。適助超生。上禱諸神。同作證明。聖宋政和二年三月戊午朔二十有七日。謹書。右前後所載造塔諸記。向余並詳其文于所著涇事。及涇事補遺。故於此略之。今嘉慶乙丑修志。又盡舉而載之。新志中。惟此記獲於修志之後。故特詳之。以待後人補焉。又按錢志職官表。載管勾學事郭庭俊。今此記爲庭俊。與琴溪摩崖同。舊志誤也。且庭俊繫銜爲涇縣尉。是亦志所宜載。

吳氏與男包勛等造塔二面記。

存政和五年。在水西崇寧塔上。

舊志稱寶勝寺前塔。爲崇寧塔。大觀時建。意其肇始於崇寧。而成於大觀故也。今按此石。乃政和五年。

立。蓋前後幾十餘年而後成。刻內有包整者。最知名。號南堂居士。今崇祀于忠孝祠。

贈少保汪公神道碑。

存。紹興九年在水西錢衝白雲山汪少保墓前。

右宋贈少保汪渢碑。汪藻撰。吳說正書。汪伯彥題額。隸書。書尤奇偉。人多以其爲伯彥書而薄之。按宋史渢本傳。旌德人。碑云宣州之新建人。舊志以崇祀鄉賢已久。故仍錄之。涇志中宋史渢傳甚略。而碑頗詳。可以補史氏之闕。然其文有云。其辭已載幽室之刻。故姑掇其大者述焉。是公尙有墓誌。其辭更詳。惜不得而見之。

石柱山摩崖刻。

存。紹興二十七年。在縣西一百里。石柱山觀音巖。

錢志云。乾隆十八年正月崖崩。碑露。其字半漫漶。可讀者二十八字。文曰。時丁丑紹興二十七年十二

月記。

闕二字。

鑿險崖。取平路。往來人宜

闕一字。

顧舉

闕三字。

全體露。按其文意。亦開道記也。

梅權造塔一面記。

存。紹興三十一年。在水西崇慶寺後塔上。

水西有二塔。其一在寶勝寺前。大觀時建。卽崇寧塔也。前所載諸記。皆在其上。其一在崇慶寺後。紹興時建。此塔雖有層級。而實其中不可登。最下有石刻一小方。卽是記也。想其上尙多。惜不得而見之。

林淳摩崖琴高巖三大字。存。乾道九年。在琴高山。

按後有小篆一行。題云。乾道癸巳。三山林淳篆。淳於乾道八年來爲涇令也。

包伯騶刻詩。存。淳熙十年。在巖麓洞內。

按詩末聯云。緬懷二老調。逸思更無窮。蓋伯騶常刻僧道常。彥邦二詩。而又刻己詩也。今惟伯騶詩存。嘉慶二年。余嘗從琴溪至巖麓。見洞口有斷碑一方。其所刻卽彥邦詩。今使人搨之。已無有。當更訪之。

郭燮開道記。存。端平二年。在縣東四十里。殊砂山相對之慈雲洞口。

按錢志載涇摩崖碑五。一琴高臺。唐開元刻。一洪頭山。唐天寶刻。一石門。宋隱士徐時刻詩。一石柱山。宋紹興刻。一卽此記也。今上三者皆佚。卽石柱山刻出於近時。而以地僻遠。不得其詳。歸然存者。惟此記耳。土人相傳。燮爲紹定進士官。仕至尙書。郭氏家乘又載丁令威之封侯封王。皆由燮前後請。今縣志不能備詳其事。附記之。

程炎子摩崖刻。存。寶祐四年。在琴高山。

炎子爲宋末高士。文相國天祥曾迂道訪之者也。此刻中題云。琴高控鯉處。前後記年月姓名。書亦未佳。疑好事者所爲耳。

元蘇公脩學記。存。延祐七年。今在學宮西廡。

記爲宣城縣丞程棗撰。高安縣丞施霖書。其所記。卽子昂所書蘇公政績碑中。大脩文廟。復浮屠氏侵田。而教養之。祭器則悉以銅鑄焉。事也。世人震于趙碑。擗者無虛日。而此記遂不顯。

涇縣尹承務蘇公政績記。存。至治二年。今在學宮土地祠。

蘇尹名濟。字汝舟。其文。教諭梅震所記。趙孟頫書也。此碑。錢辛楣先生作金石跋尾續。孫淵如先生刻寰寓訪碑錄。皆收之。其實涇古碑之存者尙多。不特此也。跋尾續云。達魯花赤署名作蒙古書而立石。與書篆人並列于前。皆碑之創例。按此碑爲涇教諭梅震所撰。自以官卑。故列名於後。而列吳興及達魯花赤之名于前耳。碑後尙有題名數十人。似非吳興所書。

祭器記。存。至治二年。在蘇公政績碑陰上層。

記無書者姓名。其文亦梅震所撰也。器卽蘇公所造。凡三百一件。

蘇公政績碑跋。存。至治十一年。在蘇公政績碑陰下層。

跋爲程棗撰。齋長王元禮書。